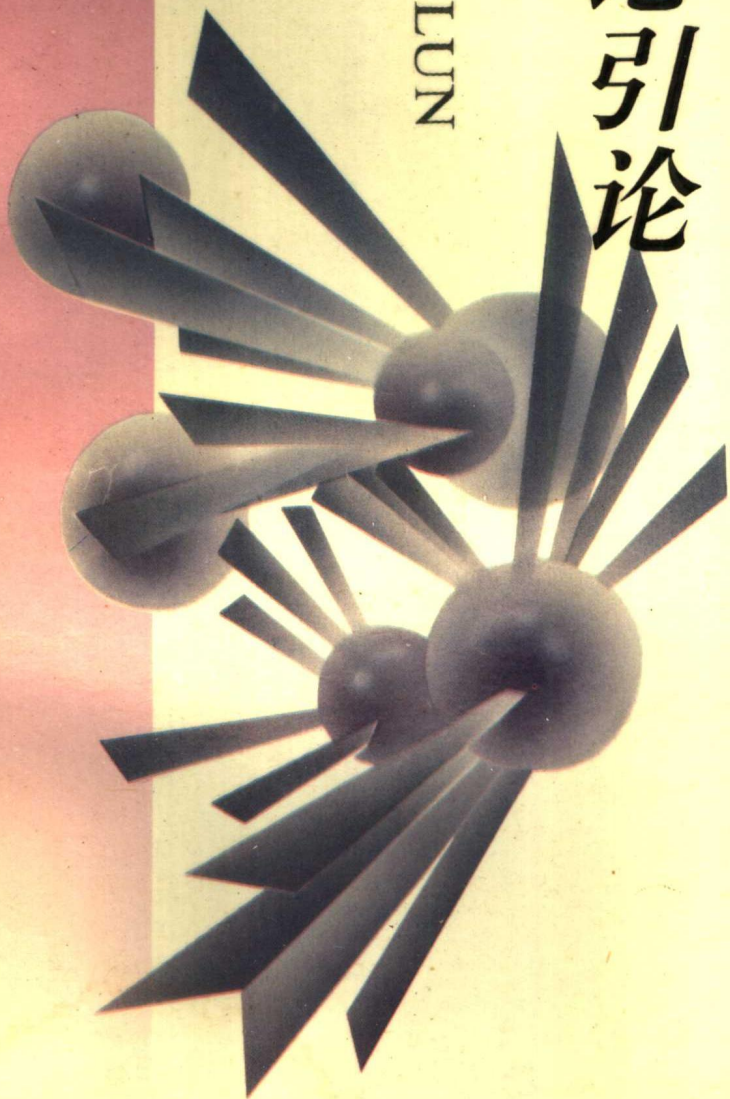




发展与改革丛书

知识论引论

ZHI SHI
LUN YIN LUN



胡军 著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fazhanyugaige

CONG SHU

9811167

福州大学
图书馆



发展与改革丛书

知识论引论

胡军 著



9811167

G302
23

福州大学图书馆藏书印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哈尔滨

(黑)新登字第 5号

知识论引论

胡 军 著

责任编辑：崔伟奇

封面设计孙少江

责任校对曾丹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 158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 4发行所发行

开本 850 × 1168毫米 1/32 印张 9 625·字数 230千

1997年 7月 第 1版·1997年 7月 第 1次印刷

印 数 1-1100

ISBN 7-5316-3108-3/B-49 定价：11.00元

《发展与改革丛书》

总 序

发展,是现时代的主题。一个社会,生产力越不发达,经济文化越落后,她解决社会问题的可选择性则越小;反之,生产力越发达,经济文化水平越高,她解决社会问题的可选择性越大。人类的出路,在于发展。当今,世界各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所以,我们这一套丛书命名为《发展与改革》。

积中华人民共和国 40 年之经验,我们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富国富民的唯一正确道路。欧美的资本主义模式,在中国没有存在的客观基础;照搬前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也是此路不通。我们经过 30 多年的痛苦摸索,终于找到了这条光明大道。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厦,有两块基石,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离开了这“两论”,也就没有中国特色了。为了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目标,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方面持续提高,逐步赶上发达国家。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当然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改革、开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

大方向、大原则确定了,但是,怎样达到既定的目标,有许多艰难的工作要做。例如,怎样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怎样把发展速度与优化结构、提高效益一致起来?在改革方面,最大的难点在于找到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最终目标的途径、形式、步骤、方法,不少学者和企业家都指出了‘承包制’不可避免带来短期行为、负盈难负亏等副作用,但是,又不可能一下子都变成股份制、合作制。那么,在承包制与股份制、合作制之间怎样找到一种过渡形式呢?诸如此类的有关发展与改革的重大问题,有待大家去苦心探索,深入研究。

出于历史责任感,我们龙江学派的一些学者高兴地接受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的委托,计划在三五年内编辑出版一套《发展与改革》丛书。这一套丛书不是代圣贤立言,或者注解现行政策,也不是单纯介绍外国的学术思潮,而是立足于本国,探讨发展与改革中的新课题,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略尽绵薄之力。

我曾经同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张文达社长有一段对话:

我说:要不拘一格出好书,题材不拘一格,观点和文风也不拘一格,唯新唯好。

张社长答:我社要不惜赔钱出好书!

在今日一片赚钱声中,我们听到这种支持学术事业的声音,是多么惊奇,又多么兴奋啊!不少乡镇企业超过国营大企业,同样,小出版社也可以干出大事业,只要有这种为发展学术事业不惜赔钱出好书的方针。

人类学家麦克斯·格拉克曼曾经说过:“科学是一门学问,它能使这一代的傻瓜超越上一代的天才。”本丛书的作者似乎比傻瓜还高明一点,我们为什么不能超越上一代的天才呢?

熊映梧

1992年1月于冰城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从知识看人性	(1)
1认识自我	(1)
2知识与人性	(9)
3知识的社会作用	(20)
第二章 知识的分析	(26)
1什么是知识	(26)
2盖特尔的挑战	(31)
第三章 知觉知识	(40)
1现象与实在	(40)
2知觉怀疑论	(54)
3 感觉内容与外物的关系	(62)
第四章 知识的证实	(81)
1知识证实的概念	(81)
2认识论的任务	(86)
第五章 基础主义	(96)
1 知识证实的回溯问题	(96)
2基础主义的类型	(110)
3基础主义的困难	(116)
第六章 外在主义	(124)
1 外在主义的基本看法	(124)

2 外在主义的难题	(131)
第七章 论所与(Given)	(145)
1所与通论	(145)
2 石里克论知识的基础	(149)
3奎顿论直觉	(155)
4刘易斯论所与	(164)
5金岳霖论所与	(173)
第八章 联贯论要素的分析	(185)
1联贯论的基本观念	(185)
2整体证实	(189)
3 联贯概念的分析	(194)
4 关于认识主体的设定	(206)
5联贯论的难题	(212)
第九章 联贯与经验观察	(217)
1 经验观察概念的可能性	(217)
2联贯论的观察	(225)
3 联贯论的内省观	(238)
4联贯论的辩护	(245)
第十章 联贯论的真理观	(255)
1真理符合说	(255)
2联贯论的论证	(283)
附录：主要参考书目	(301)

第一章

导论：从知识看人性

对人的本性的自我认识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哲学史上的有些争论从表面上看似与这一最高目标毫无关系，然而，细细地推敲起来，我们就能清楚而又惊异地发现，这些争论实质上都源于对人的自我认识的差异。比如对于知识论问题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似乎就与认识自我这一哲学的最高目标相去甚远。但我们的研究却表明，人的自我认识只有通过知识这一媒体才能实现。因此，对知识论的研究是人的自我认识、自我实现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1认识自我

中国哲学要解决的是人的安身立命的问题，要解决人生的价值问题。它着重探讨人生与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它看一切问题都是从一种伦理的角度出发，它关注的中心是人。无疑，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是一种哲学的人类学。对于中国哲学的这一特质，不少学者业已形成一种共识。

如何看待西方哲学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许多学者认为，西方哲学传统向来以知识论为主，翻开任何一本西方哲学史的著作，在西方文化中占据崇高地位的耶稣、保罗以及中世纪的神学大师都没有什么分量。在哲学界显赫一时的人物，多半是在知识论的建构上有成就的学者，他们的著作和他们的生活言行甚至道德信仰和道德实践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总之，西方哲学首先重视的是自然，而导出以知识为中心的文化思想。对西方传统哲学特点的这种认识不能说是完全错误的，但我们却可以肯定地指出，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不准确的。

卡西欧在其名著《人论》第一章概述二千多年西方哲学思想关于人的问题的各种哲学理论时，首先指出：

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①

在这里卡西欧点出了西方哲学传统的真正精神之所在。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是自我，其终极目标仍然是自我。他的看法应该说是富有启发意义的。

对自我的认识有两条途径，一是直接地面对自我，一是间接地面对自我。一切直接以人为对象的哲学思考都直接地面对自我。而自然哲学和神学的直接对象虽分别是自然和上帝，然其真正的旨意仍在人，仍是对人的本质的自我认识。因为自然是人的自然，人对自然的认识曲折地反映出了人对自我的认识；而对上帝的崇

^①卡西欧：《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敬其实是对人自身的崇敬。宗教起源于人的本质、人的需要，宗教是，而且只能是人对自己本质的意识。我们在自然里、在宗教里可以窥见人本身的秘密。人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人与人、人与自然被各种各样不可见的纽带紧密地维系在一起。因此，单纯而又直接地面对自我，我们并不能完成认识自我、实现自我这样的神圣任务。我们必须在直接面对自我的同时，还必须把目光指向天上，投向外在的自然。因为我们在天上、我们在自然里所寻找的并不是那直接的自然现象和上帝救赎的种种奇迹，而毋宁说我们所真正寻找的乃是我们自己的倒影和人的世界的秩序。对自我的直接认识与对自然、对上帝的认识是同步的。人的自我生活在精神的三维空间中。我们必须同时从精神的三维上作向内、向外、向上的探索，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人的自我乃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上帝的关系的实现。真正的哲学活动始终是以人为中心的。

赫拉克利特认为火为万物的始基，世界在“过去、现在和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据此，我们很自然地会把赫拉克利特归属于“古代自然哲学家”的行列之中。然而这样的看法并不能准确地刻画出赫拉克利特哲学观所具有的革命性的特征，因为正是他在古希腊哲学史上率先提出了“寻找自我”的思想。他确信，不研究人自身的秘密而要想洞察自然的秘密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他认为，如果要把握实在并理解它的意义。我们就必须把反省自我的要求付诸实践。可以这样来概括他的全部哲学思想，即“我已经寻找过我自己”^①。所以，“寻找自我”的思想才能最准确地揭示出赫拉克利特哲学思想不同于他之前的毕达哥拉斯的数学哲学和埃利亚派逻辑

^① 《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残篇》101，参见《古希腊罗马哲学》，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2页。

哲学的崭新面貌。这是人类自我意识的最初的自觉的觉醒，它标志着古希腊哲学思想的转型，即从自然哲学为哲学中心逐渐地转向以自我为哲学思考的中心。但赫拉克利特的“寻找自我”的思想还是十分朴素、非常简单的，他本人仍站在宇宙学思想与人类学思想的分界线上。紧接着赫拉克利特，普罗泰戈拉提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思想。然而只是在苏格拉底的哲学中，“寻找自我”的思想才得到了充分的表示。

西塞罗曾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这是说，苏格拉底哲学关注的中心是人。他认为，研究自然我们会毫无所获，因为这是干涉神的事，是渎神。所以他教人放弃对自然的研究，而转过头来研究自己的心灵。他宣称人的主要任务是“照顾自己的心灵”、“认识自己”。他认为，哲学就是指导人们如何去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他指出，一种未经审视的生活还不如没有的好。于是，苏格拉底喊出了“认识你自己”这一思想口号。这标志着哲学史上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卡西欧对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我们发现，划分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思想的标志恰恰是在人的问题上。苏格拉底从不攻击或批判他的前人们的各种理论，他也不打算引入一个新的哲学学说，然而在他那里，以往的一切问题都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了，因此这些问题都指向一个新的理智中心。希腊哲学和希腊形而上学的各种问题突然被一个新问题所遮蔽，从此以后这个新问题似乎吸引了人的全部理论兴趣。在苏格拉底那里，不再有一个独立的自然理论或一个独立的逻辑理论，甚至没有像后来的伦理学体系那样的前后一贯和系统的伦理学说。唯一的问题只是：人是什么？……他所知道以及他的全部探究所指向的唯一世界，就是人的世界。他的哲学（如果他具有一

个哲学的话)是严格的人类学哲学。’^①

亚里士多德在评论苏格拉底在方法论上的贡献时曾说：“我们可以把两个发现归功于苏格拉底：归纳思辨和普遍定义。”^② 他的归纳具体说来共有四个步骤：第一步从对方论断中找出矛盾，第二步，提出对方不得不接受的真理，第三类从个别归纳出一般，第四步给出定义。苏格拉底充分运用了他的这种方法来讨论人的问题。他把人定义为：人是一个对理性问题能给予理性回答的存在物。正是依靠这种基本的能力——对自己和他人作出回答的能力——人成为一个“有责任”的存在物，成为一个理性的道德的主体。

在苏格拉底之后，斯多葛主义也主张自我质询的要求是人的特权和他的首要职责，认为维护人的绝对独立性，是人的最基本的美德。

苏格拉底的人学思想开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先河。人文主义者理直气壮地把人看做世界的主人。他们重新宣扬公元前二世纪拉丁诗人特伦斯的诗句：“我是人，人的一切特性，我无所不有。”法国的人文主义者蒙田也引用古代的诗句说，人对自己的生活应抱这样的态度：“每个人自己创造自己的命运”。人文主义者高扬人的地位，向宗教神学发起了强有力的挑战。他们贬低神性，而热情讴歌人的理性。法国的拉伯雷在他的《巨人传》中假借神壶的预言者之口说：“请你们畅饮！请你们到知识的源泉那里去……研究人类和宇宙，理解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规律，……请你们畅饮知识，畅饮真理，畅饮爱情。”英国的伟大戏剧家莎士比亚在其名作《哈姆雷特》中高声讴歌人生、人的理性：“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杰作啊！人的理性多么高贵！人的能力无穷无尽！人的仪

① 卡西欧：《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②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10页。

态和举止多么恰到好处，令人叹惊！人的活动多么像一个天使！人的洞察力多么宛如神明！人是世界的美！动物中完善的典型！”

人文主义运动的高涨为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哲学的兴起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文化背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笛卡尔到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都是对文艺复兴运动所作的哲学理论总结。因为作为笛卡尔哲学大厦基础的“自我”到康德、费希特哲学中的“自我”再到黑格尔哲学中的“绝对理念”，正与人文主义者所热情洋溢赞颂的人性、高声讴歌的人的理性遥相呼应。在近代西方哲学中开始的“认识论转向”实质上只不过是对人的理性所作的哲学重估，是人的自我认识在哲学思辨领域中的折射。正是人的价值、人的理性的自我发现，促使了哲学家们有可能从人——认识主体——入手去解决哲学中包括对人的自我认识在内的各种重大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种单纯地把知识论的对象仅仅局限于自然知识而完全与人无缘的看法，恰恰没有看到近代知识论所以能够成立的绝对的先决条件——人的自我的觉醒。自我或自我意识是笛卡尔、洛克、莱布尼茨、贝克莱、休谟、康德、费希特、黑格尔以来的哲学发展史的真正的基础。“认识论转向”的完成标志着哲学家们寻找到了认识自我的主要的手段。

众所周知，“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原理。但笛卡尔哲学的真正的前提却是对“自我”的确认。他的哲学的主题就是要“研究我自己”。他认为什么都可以加以怀疑，但“我在怀疑”本身却是绝对真实的。“因为要想象一种有思想的东西是不存在的，那是一种矛盾。因此，我思故我在的知识，乃是一个有条有理的进行推理的人所体会到的首先的、最确定的知识。”就这样，笛卡尔运用理性的推导方法从“我思”推演出了“我”的存在。笛卡尔在哲学史上的贡献就在于他运用了理性的怀疑方法确立了“自我”在其哲学体系中的绝对的优先地位。在笛卡尔的哲学体系中，“我”是一

个在思维的东西，也就是说，是一个精神，一个理智，或者一个理性。可见，理性自我是笛卡尔全部哲学的基石。

经验主义者走着与理性主义者不同的认识自我的道路。贝克莱认为，人的认识起源于感觉，而且只囿于感觉。物质客体不可知，物是感觉的复合。贝克莱的哲学与笛卡尔的哲学相去甚远。它们之间的差异起源于对人的自我的认识能力的不同看法。笛卡尔对人的理性充满着乐观的信心。而贝克莱则把人的认识能力限制在感觉的范围内，认为人并不具有认识抽象观念、认识物质客体的能力。休谟则进一步认为，除了知觉之外，其它一切均不可知。人们不但不能认识物质实体，而且也不能认识精神实体。休谟的哲学在哲学史上被称为不可知论。不可知论实质是借着否认和摧毁外部世界的客观确实性，而希望把人的一切思想都投放到人本身的存在上来。必须努力打破把我们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的锁链，我们才能欢享真正的自由。认识自我乃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而认识自我必须依靠经验和观察，这是不可知论者认识自我的认识论结论。所以不可知论往往只是一种坚定的人本哲学的副本。

休谟哲学给康德以巨大的震动，把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他把自己哲学的任务规定为是在认识之前首先要考察人的认识能力及其运用的范围。为了避免独断论和怀疑论，必须首先设立“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拥有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形式，同时还必须设立“物自体”的存在。物自体作用于自我的感官，促使自我以知识形式对之进行加工以形成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但康德认为，这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知识只能是数学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而对于自在之物，如上帝、宇宙、灵魂，则人不可能形成具有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这是人类知识的限度，这也是人类认识能力的限度。而且在康德哲学中，物自体不具有任何性质，是不可知的。所以在康德哲学中真正起能动作用的只是自我意

识。自我意识为自然立法。费希特看到了康德哲学的重要意义在于把‘自我’放到了高于一切的地位。

费希特继承了康德哲学的传统，他把自己的哲学叫做“知识学”。但是他比康德更进一步，认为知识论不仅是哲学的中心问题，而且就是哲学本身。进而他也摒弃了康德哲学中的物自体，而突出了“自我”的地位，把自我看成是不依赖于他物而独立自存的东西，是一切知识的绝对在先、无条件的根据，是他的“全部知识学”的绝对无条件的第一原理。可见，费希特的知识学的基础就是人的自我。他的哲学就是人学。

从笛卡尔‘心’的发明到康德、费希特的‘自我’，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是一个必然的逻辑进展。黑格尔把康德、费希特哲学中的‘自我意识’客观化，提升为‘现象世界’即世界万物的本原，并称之为‘绝对理念’、‘世界理性’、‘宇宙精神’等。在黑格尔看来，作为宇宙万物实体的“绝对理念”乃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能动的创造性的认识主体。黑格尔哲学中的这种人本学特征在其早期著作《精神现象学》中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运用辩证的方法和发展的观点来研究分析人的意识、精神发展的历史过程。《精神现象学》实质上是‘人的意识发展史’，它表现出，黑格尔对人的精神的真正发生发展的研究实际上应该是哲学的最高任务的哲学精神。黑格尔的全部哲学就是对人的精神作自我反思的历史再认识。因此，在他的哲学中认识论和人的哲学是统一的。

上述的哲学史的回顾，旨在说明认识自我、分析自我是西方哲学传统中一个永恒的主题。西方近代哲学中虽出现了“认识论的转向”，知识的问题成了哲学讨论的主题，但应该看到知识论的讨论所以可能的前提就是人的自我的觉醒。知识论的讨论源于人的自我认识，并为人的自我认识提供认识论的工具。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主题都是对自我的认识。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种种差别。由于对这些差别的讨论不是本文的主题，所以我们不拟在此讨论这些差别。

2 知识与人性

把中国哲学视为人本哲学、道德哲学，而把西方哲学看成主要是关于自然知识的知识论的看法，在当今关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讨论中是一很普遍的看法。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渊于对知识的本性和对人的本性的片面的看法。

我们在本文第一部分对西方哲学史的简单回顾中已指出，对知识论的讨论都是以人的自我为首要前提的，没有近代以来对人的理性、人的价值的确认，知识论不可能成为哲学讨论的核心问题。

其次，我们想指出的是，西方学术研究的传统历史重视作分门别类的研究。尤其是自近代以来，因为科学的异军突起，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区别日益明朗。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把哲学置于神学与科学之间。宗教神学要解决的是人的安身立命的问题，要解决人生的意义、价值的问题。哲学当然也要关注人生和社会，但人生的终极关怀、终极寄托主要不是哲学的使命。哲学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之中的人的理性技巧，是一种求知的学问。这在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的哲学体系中已看得十分清楚。黑格尔强调了哲学与科学、宗教的区分。到了现代，罗素也反复强调这三者的区分。对对象作分门别类的研究是西方分析精神的结晶，它有利于各门学科独立地发生和发展。而中国文化在历史上从未经过这样的分化，文史哲不分是中国学术研究的传统风格和治学方法。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哲学。中国哲学的特点在于它既不是出世的哲

学，也不是入世的哲学，而是既入世而又出世。这样，中国哲学既不同于西方的哲学，也不同于西方的神学。因此简单地把中国哲学拿来和西方哲学作比较研究是行不通的。同理，把中国哲学拿来和西方的神学相互参照也是荒唐的。因为中国哲学既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也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神学。或者说在某种程度上它既是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又是西方意义上的神学。中国哲学的这一明显特征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在中国文化中既没有充分发达的神学意识，又缺乏真正有系统的知识理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哲学始终不能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知识论的主要原因之一。中国哲学的任务始终如冯友兰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在于提高人的精神境界。

最后，上述的看法又渊源于对知识性质的误解。我们重视知识，但却往往看不到知识与人的密切不可分的关系。比如，我们现在一谈到数学知识，往往想到的是点、线、面及其相互之间的数量关系和表达这些关系的公理、定理等。这样的联想不能说是错误的，但我们绝对不能说它是准确全面的。因为它恰恰忘记了数学知识实质上是人类的知识，没有人类的富有创造性的理性活动，我们便不能形成数学知识系统。怀特海曾指出：“纯粹数学这门科学在近代的发展可以说是人类性灵最富于创造性的产物。”爱因斯坦认为数的概念是人心的一种发明。他说：“比如整数系，显然就是人类头脑的一种发明，一种自己创造的工具，它使某些感觉经验的整理简化了。”又如读到逻辑知识，我们也会自然地想到那些枯燥乏味的推导公式。其实逻辑知识的唯一目的在于说明人类推理能力的原理和作用，以及人类观念的性质。一切知识都是人的产物。离开了人，知识的形成和发展都必将得不到说明。

知识的形成和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生存、发展的需要。人类生存、发展的唯一手段是知识。“哲学”的原义就是“爱智慧”。爱知识是古希腊哲学的一贯传统。无疑，人是一种伦理的存在，是道